

蔡骏

悬疑经典
完美纪念版

Caijun Works
Margaret's Secret

我紧紧抓住她的手
这辈子再也不会松开了

蔡骏 著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Caijun Works 蔡骏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玛格丽特的秘密 / 蔡骏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12

ISBN 978-7-5502-2332-5

I. ①玛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76050号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作者: 蔡 骏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刘 凯

装帧设计: 尚世视觉

版式设计: 风 筝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36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17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332-5

定价: 3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题记

如果你在某时某地见到一幅不断向你倾诉秘密的名画，
请不要尝试着揭开她神秘的面纱。
因为那将彻底改变你的人生……
切记！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玛格丽特的秘密 · 001

林海眼前一片黑暗，就连最后的一点意志也崩溃了，脑子里像是有无数个声音在歌唱，然后就坠入了黑暗的海底。

他真的看见了她。
玛格丽特。

爱人的头颅 · 211

“真奇怪，过去我好像在梦中见过他。”

“见过谁？”

“他，那颗人头。”

请你告诉她——
这是爱人的头颅。

寻宝记 · 223

凌晨时分，我做了一个梦。

梦到死去的老头儿，他坐着末班地铁，穿越时间隧道，来到天苍山上的舍利寺，在幽暗的月光底下，对着一片废墟流泪……

这个夜晚，我确信，老头儿已魂归古寺。

玛格丽特
的秘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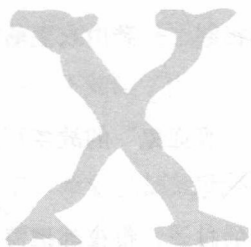
Margaret's
Secret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林海眼前一片黑暗，就连最后的一点意志也崩溃了，脑子里像是有无数个声音在歌唱，然后就坠入了黑暗的海底。

他真的看见了她。

玛格丽特。 >>>



引子

P r i m e r

那不是人类的眼睛。

黑夜里那双睁大了的眼睛，发出骇人的光芒，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那不灭的蜡烛，白色烛火在幽暗的房间里不断摇曳，使得墙壁上反射出魔鬼般的投影。

其实，那不过是只硕大的老鼠而已。

幸好欧洲已不再是十四世纪了，否则这只老鼠的骤然出现，会把死人都吓得活过来。

“上帝保佑，让黑死病见鬼去吧！让圣巴托罗缪之夜见鬼去吧！让大鬼小鬼女鬼们统统都见鬼去吧！阿门！”

这是阿兰·阿查巴尔特在临睡前做的祷告。

他穿着一件厚大的睡袍钻进被窝，却不敢把蜡烛吹灭——三周前的某个夜晚，巴黎街头碾过一辆囚车，阿查巴尔特战战兢兢地从窗户缝隙望出去，只见囚车上几个男人模糊的影子，毫无疑问，他们即将被送上断头台。

那天凌晨，他做了个奇怪的噩梦，梦到囚车上一个男子的头。梦醒后他浑身冷汗，呼吸困难，颤抖着打开窗户——他看到昏暗的街道上飘过一个白

色的幽灵，深色的长发高高扬起，一袭白衣上沾着猩红的血迹，手中竟捧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。

尽管阿查巴尔特出生在“吸血鬼”的故乡瓦拉几亚，但真正亲眼目睹鬼魂出没，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。

从此他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每夜都把窗户牢牢钉上，睡觉前不敢把蜡烛熄灭，任由老鼠在画架上窜来窜去，留下一摊摊颜料的脚印。

今夜还会不会响起可怕的车轮声？噩梦会不会再度降临？窗外的幽灵是否还在游荡？阿查巴尔特蜷缩在被窝里辗转反侧。每当想到这些，他就会浑身战栗。

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。

连续不断的敲门声，让他想起了两年前的圣巴托罗缪之夜——不，是那个幽灵吗？

敲门声更加厉害了，外面有几个男人在叫着他的名字，至少不会是个女鬼吧？阿查巴尔特这样想着时打开了房门，眼睛却被火把晃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看清来人的模样，就被几只粗壮的手臂拽上了马车。

上帝啊，不会是绑票吧？阿查巴尔特用蹩脚的法语求饶起来：“尊贵的先生们，你们一定搞错人了，我只是一个穷画家，没有老婆孩子，家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。”

一个冷冷的声音问：“你给国王画过像？”

“对，我是宫廷画家阿兰·阿查巴尔特，我以国王的名义恳求你们放了我吧！”

“我以王太后的名义请你出门。”

阿查巴尔特吓得再也不敢说话了，马车内有厚厚的窗帘，他看不到外面的街道，只感到车轮在石子路上飞快地转动。

片刻之后，黑衣人将他拖下了马车，把一件干净的外套披在他身上，使他看起来有几分像贵族了。火把照亮了眼前巨大的房子，阿查巴尔特记得自己曾经来过这里，于是惊叹道：“罗浮宫！”

没来得及惊叹完，他就被推进了一道边门，黑衣人带着他走上陡峭的旋转楼梯，在周而复始的圆圈中，不知爬了多少层台阶，才来到一扇巨大的铁门前。

两个魁梧的卫兵戴着头盔，举着长柄战斧守在门前。黑衣人对卫兵耳语几句，卫兵便打开了铁门，后面还有个长长的回廊，阿查巴尔特心想自己已进入罗浮宫最隐秘的心脏了。

他们在一扇巴洛克式的大门前的停了下来，黑衣人有节奏地敲了敲门，大门缓缓打开，里面是间富丽堂皇的宫殿，虽然不大却装饰得异常考究。房间里坐着一个黑衣老妇人，旁边还有几个宫廷侍女。

老妇人看了阿查巴尔特一眼，便向里面房间挥了挥手。黑衣人架着他走了进去，阿查巴尔特低声问：“那个老妇人是谁？难道是王太后殿下？”

黑衣人狠狠捏了他大腿一把：“不准乱说话！否则杀了你！”

阿查巴尔特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只能跟着他走进里间。这房间要比外面的稍小一些，同样装饰得极度华丽，可奇怪的是没有窗户，只是点着几十支蜡烛，这是藏在罗浮宫里的一间密室。

房间里有张巨大的床，支着雕工精美的床架，上面铺着华贵的丝绸。墙壁上镶嵌着一面长方形镜子，看起来有些像画框。

但最重要的是，镜子前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子。

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宫廷长裙，露出了光滑洁白的前胸，黑色长发如海藻般自然垂下。在她那精灵般美丽的脸庞上，有一双几乎半透明的翡翠色的眼睛，在跳动的烛火下反射出诱人的光芒。

真是人间尤物——阿查巴尔特已经四十岁了，却从未碰过女人，看着眼前的女子不禁傻了。

黑衣人轻轻碰了碰他，把画架和颜料等工具放在他面前。

阿查巴尔特这才松了一口气——果然是请他来画像的。

令人奇怪的是，给宫廷画像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情，何必要选在这深更半夜，还要经过迷宫般的几道关卡？巴黎的宫廷画家有十几位，哪一个不比阿

查巴尔特有名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他这个瓦拉几亚人？

其实，阿查巴尔特所谓的“宫廷画家”称号，只不过是给病中的查理九世国王画过一幅肖像而已。那时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，据说那种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，竟没有一位画家敢为他画像，也因此便只能找到穷困潦倒的阿查巴尔特。

眼前的美人已经端坐好了，旁边的侍女给她披上一条天鹅绒披肩，又给她戴上一副价值连城的琥珀耳环。侍女又添了几张烛台，使照在美人脸上的光线更亮了，不过身后却显得一片幽暗，此时，美人就像暗夜里下凡的天使。

在黑衣人的催促下，阿查巴尔特很快完成了准备工作，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画像的对象，一幅绝美的构图已显现于脑海。

黑衣老妇人也走进了里间，坐在旁边看着他画，老妇人那苍白的脸庞在烛光下显得分外恐怖，阴森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画布和前面的美人。

阿查巴尔特赶紧在画布上勾勒出了美人的轮廓，在老妇人的眼皮底下，他开始用画笔涂抹颜料了。

整幅画用了三个小时，在这过程中她始终一动不动，只是偶尔眨眨眼睛，流露出某种特别的眼神，但她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宛如哑巴美人。

当这幅肖像油画完成时，阿查巴尔特已是满头大汗，画布前的美人也显得有些疲惫了，她低垂下眼帘，接过侍女端过来的杯子喝了口水。

阿查巴尔特抹了抹额头的汗，后退半步看着自己的作品。画布上端坐着一个绝世美人，半透明的翡翠色眼睛略带忧伤地盯着他，似乎想要倾诉什么。

圣母玛利亚，简直是个奇迹！他不敢相信眼前的画居然出自他自己的手笔，他想，就算是乔尔乔涅或提香，也未必画得出这样的杰作。

不，他相信这幅画不是自己画的，而是上帝假借了他之手，这是上帝的作品，是上帝在操纵他的画笔。

阿查巴尔特的眼眶竟然有些湿润了，这是画家一生中最幸福的瞬间。

当他还没有从这幅画的沉醉中清醒过来时，黑衣老妇人向他摆了摆手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虽然对这幅画恋恋不舍，但阿查巴尔特还是站了起来，失魂落魄地准备离开。

忽然，身后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先生。”

这声音就像碰撞的酒杯般清脆悦耳，让阿查巴尔特不由自主地回过头来。

原来是那美人说话了，她的表情有些尴尬，但随即微笑着说：“先生，您忘记签名了。”

对啊！阿查巴尔特拍了拍自己的额头，怎么连最重要的签名都忘了，这么杰出的惊世之作，一定要留下自己的名字。他赶紧在画布的左下角，留下了自己的签名。

黑衣老妇人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快点走吧。”

他在离开房间的时候，偷偷回头瞥了一眼，只见在摇曳的烛火中，那美丽的女子露出了诱人的微笑。

天使还是魔鬼？

虽然心里还念着那美人，身体却被推出了房间。黑衣人领着阿查巴尔特回到了过道，再度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铁门和回廊，离开了罗浮宫最隐秘的迷宫地带。

好不容易走到月光底下，阿查巴尔特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先……生，请问……我的……酬劳？”

黑衣人的嘴角撇了撇说：“放心，少不了你一个子儿！”

他将一个小袋子扔到了阿查巴尔特怀中，袋子里竟是分量十足的金币。

“圣母玛利亚！”

他强忍住心里的狂喜，低着头点起了金币。

突然，他感到喉咙口一阵冰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进入他的体内。糟糕！竟不能呼吸了，鲜血在咽喉部位流淌着，他想要大声喊救命，却什么声音都

发不出。

黑衣人的利刃割断了阿查巴尔特的喉咙。

巴黎的夜空更加黑了，黑得他什么都看不到，黑得只剩下那美人的脸庞。

1574年5月19日，午夜。



第一部 神秘羊皮书

：2005年4月1日 上海

也许，从四百三十一年前巴黎的那个夜晚起就注定了，这个故事要从2005年的愚人节开始说起。

4月1日，星期五，一个阴冷潮湿的上海之春。

直到下午3点33分，当我踏入南京西路某大厦十三层的“云间网”公司，坐进嘉宾聊天室的时候，才像是被什么刺激了一下，突然意识到今天是什么日子。

我赶紧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。没错，今天是4月1日，而且还是星期五。

我有些狐疑地看了看云间网的编辑们，只见她们正在窃窃私语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年轻吧！

一个编辑回头看了看我，笑着说：“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”

“为什么选在今天？”

“今天？你是说愚人节吗？因为愚人节开玩笑是无罪的，等会儿就算说话夸张点，也没人会怪你的嘛。”

听了她的这番解释，我也只能甘拜下风。幸好今天她们请了我这么个老实人，要是碰上我的朋友L君、小D、老B诸位，岂不是要吹破了这栋四十层大楼的屋顶？

其实，我并不是太在意“愚人节”“情人节”之类的洋节日，只是担心

等会儿我作为嘉宾聊天说的话，会全被网友们当作愚人节的笑话听了去。

如果你看过《荒村公寓》和《地狱的第19层》这两本书，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担心了。因为这两本书卖得还算可以，引得许多读者和网友纷纷猜测：书中的故事是否确有其事？我是否就是某位主人公？而书中的那位女主人公是否还在地铁中游荡？

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猜测和疑问，所以这家全国有名的门户网站特意邀请我作为嘉宾，来与全国各地的网友们聊天。虽说我也参加过N多次签名售书、电台访谈之类的活动，但此刻还是有些紧张。

下午3点45分，云间网嘉宾聊天室正式开始。

美女主持人先开场向网友们介绍了我，然后又提出了十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，但后面的网友提问就千奇百怪了。有个叫“MARZOLINI”的网友问：“我读过你的《地狱的第19层》，请问你知道地狱的第20层是什么吗？”

还有个网友的名字特别恐怖——“山村贞子”。他说：“我是在井底看完了你的《荒村公寓》，我现在正从电视机里往外爬，可是我们这里突然停电了，我一半的身体被卡在电视机屏幕外爬不动了……对了，我想问你个问题——你和小枝又见过面吗？”

这些网友的ID似乎全是从我的书里钻出来的，而那些千奇百怪的问题又弄得我焦头烂额。原来这就是愚人节的好处，可以让嘉宾们在聊天室里出尽洋相。

当我像受罪一样度过两个小时，访谈即将结束，而我准备脱离苦海时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叫“德·拉莫尔”的网友。

德·拉莫尔？

这个奇怪的名字像幽灵般浮现在屏幕上，使我屏息静气地怔了好几秒钟，宛如有一根针扎进了我的脑子里。我闭上眼睛，绞尽脑汁地想着这个名字，似乎在很久以前，我就已经认识这个人了。

云间网的编辑轻轻拍了拍我，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